

# 浅谈思维与语言表达的‘整体与部分’与 ‘他我’、‘自我’的关系

李钟琴\*

## 目次

- |          |              |
|----------|--------------|
| I. 章引言   | III. 语言表达    |
| II. 韩中思维 | 1. 部分与整体     |
| 1. 思维共性  | 2. “自我”与“他我” |
| 2. 唯个性   | IV. 结语       |

## I. 引言

语言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它跟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多语言现象的产生原因必须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中去寻找。“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是语言生成的哲学机制”<sup>1)</sup>。韩中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新罗鼎盛期以崔致远为首的众多学者去唐留学<sup>2)</sup>。朝鲜王朝四大主义，抑佛扬儒等政策促使两国的交流变得广泛、全面而深入。闵斗基指出，韩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并崇尚中国文化’，甚至被称之为‘小华’<sup>3)</sup>。加之，两国共处“汉字文化圈”，使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两国互派留学生数量的急

\*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한국외대 대학원 중문과 BK21 참여대학원생, leezq@hanmail.net

1) 刘宓庆《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 张河一，《『韩国』의 中国语 教育 略史》，外大学报，1959

3) 闵斗基，《『[ 风俗]의 文化: 韩国人和 中国人』，世代社，1973

剧增长，语言对比也越来越细化，但是这种对比大多还处于语言本体的范畴，目前尚没有就语言—思维的工具，与思维—语言作为前提条件的超越语言结构（被W.Wundt指出的纯粹逻辑性思维法则）的差异对比。本文试图从思维层面分析韩中语言表达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自我”与“他我”的表现过程。

## II. 韩中思维

思维是人的大脑的反应外界事物的认识活动，而语言则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工具。中国和韩国自古是友好邻邦，语言及思维上具有一定的共性。

### 1. 思维共性

#### (1) 自然主义思维

韩中两国同属东洋，都是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李恒宁认为东洋人所具有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源于季风的风土所带来的农耕生活，……农耕生活不可避免地发生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sup>4)</sup>中村元指出中亚、蒙古、韩国、印度中国半岛（解释）的北部可以说具有中国性的思维方式。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必然带来对自然的重视，这样的思维当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对自然现象的直觉认识与直觉性感觉的重视。人对自然的认识有诸多渠道，低层次的认识包括视觉、听觉、嗅觉、感觉、触觉等；而高层次认识自然就是对低层次认识的综合与升华，这一综合与升华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其中最直接的认识过程之一就是视觉上的认识。这一点在两种语言中均得以体现。例如：

汉语：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百闻不如一见

眼不见，心不烦

韩国语：백문이 불여일견

돌아다니는 머저리 집안에 있는 똑똑이 보다 낫다.

4) 李恒宁, 『韩国人的思维方式: 우리民族性格의 大陆性 风土类型과 半岛性』, 사상계사, 1962, p90~96

## (2) 形象思维

东西方的思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形象与抽象，西方人抽象思维发达，东方人则形象思维更发达，这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一点在中国最早的汉语是象形文字的事实上亦可得到证实。当然汉字当中也有很多表音文字，然而这些表音文字的创制都是晚于象形文字。

研究中国人判断、推理的表现方法，可以获知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比起普遍性的东西更重视个别的或者特殊的现象；而且存在比起抽象性的东西更重视具象的东西之倾向<sup>5)</sup>。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都是东方国家，思维方式中形象思维很发达，都比较注重事物的具体形象，具象的倾向必然归结到思维的形象性。成语、谚语等熟语，可以说是语言的精华，是反映历史变迁、社会习俗与文化传统的活化石（朱立才1998）。<sup>6)</sup>例如：

汉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画饼充饥

隔墙有耳

狗改不了吃屎

韩国语：자라 보고 놀란가슴 술뚜껑보고도 놀란다

그림의 떡

낮 말은 새가 듣고 밤 말은 쥐가 듣는다

집에서 새는 바가지 밖에서도 쟀다

通过上例，两国具有许多共同的、相类似的俗语或成语，这些俗语、成语都是用具体的物象形象地说明某种道理的，这种表达可以说是形象性思维的凸现。形象思维是韩中思维的共性之一。

## 2. 思维个性

中韩两国的语言与思维虽然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表达思维的语言是具有民族性的，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

5) 中村元, 『中国人 의 思维方法』, 东西文化院, 1971, p25

6) 朱立才, 『语言文化与翻译课教学』, 世界汉语教学, 1998, 第3期

## 2.1 韩国式思维的迂回性

韩国语的语言思维上具有迂回性。即在说话时不是直接的谈论核心部分，而是用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韩国与中国的思维虽然具有形象性的不同的共性，但是他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乡土风情，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不同的语言文字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其中语言的不同对思维的相异性影响最大。韩国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黏着语，在语言类型上是典型的SOV语言。据朴昌海（1973）归纳<sup>7)</sup>韩国人思维属于添加性迂回型思维类型。韩国语语言的方向性是从左向右延伸的，韩国语话语的方向性在后。韩国语中最重要的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是从左到右的循序，呈现出迂回的特征。具体体现在韩国多使用长定语句子，采用绕开核心兜圈子式表达，换言之就是不直接谈论核心，而曲折的表达方式来传达自己思想。这种特征与乡土面貌所带来的思维特征相吻合。韩国属于半岛国家，而且国土中山区占百分之七十。重重环抱的群山万岭，丘陵的无尽延伸所带来的阻碍与隔绝，常常使人在心里想山的那边，这种“那边”有山的障碍，必然带来迂回的性质。这一性质影响了思维的形成与思维过程，促使思维具有了间接、迂回的特征。这种迂回性的特征表象现在语言表达的视点上，比如“叫卖语”。

汉语的叫卖语在没有针对性的时候，常常使用的是“卖”字，而不是“买”字。例如“卖花了”、“卖鱼了”、“贱卖贱卖”等；而针对具体的某人时，则要用“买朵花吧”、“买点鱼吧”等。两种情况有无针对性，表现却有所不同。

韩国语在叫卖语上都用“买”字而不用“卖”字。同样的话他会说“물고기 사세요”、“꽃을 사세요”等，因此汉语里把这些用于买卖的语言叫做“叫卖语”，而在韩国语里则把这些语言叫做“叫买声”“사구러소리”（(sakuli soli)）。

韩国人说话时大都从客体出发，更加注重客体的感受。例如：

在祝贺新婚、祝贺新生时常常说：“기쁘겠습니다”（你该有多高兴啊）

在祝贺老人生日时，人们常说“오래오래 받으세요”（您要长寿啊）

在吊丧时人们常说“슬프겠습니다”（您该多悲伤啊）

在恭贺新春时，人们则常说“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在新的一年里，您要多享福啊！）

7) 黄贞姬『关于韩汉两种语言说话视点的不同表现』，中国与教育研究,2006,4期

诸如这些均基于韩国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和便利主义倾向…<sup>8)</sup>。

## 2.2 中国式思维的直接性

在语言思维特征中，中国语与韩国语不同，具有直接性和重整体但不弱化部分的特征。

与韩国人思维的迂回性相反，中国人思维更为直接一些，语言的相异性对思维影响最大。汉语是独立语，属于汉藏语系，是典型的SVO语言。汉语话语的方向性在前面，汉语语言的方向性是从右向左延伸的。汉语中最重要的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是从右到左的循序，呈现出直接明了的特征。具体体现在汉语尽可能避免长定语而多使用短句指点要害。换言之就是具有直接谈论核心，而避开曲折的表达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思想。这可以说也是一种乡土面貌的影响。中国属于大陆，高耸的大山，气势磅礴的江河，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没有阻隔、断绝。无尽的延伸令人无需思维的曲折与迂回。因为这里不存在前者那样有山的障碍，必然带有直接的性质。因而思维特点带有直接性。汉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以人为中心的致思倾向造成了汉民族语言心理的主体意思（朱立才，1998）<sup>9)</sup>，常显现出偏重主体的需要，而不从客体本身去反映客体（邢福义，1990）<sup>10)</sup> [11]。汉语在说话时，往往以我为中心，视点放在说话人的一边。例如：

“道喜”、“恭喜”、“贺”、“吊丧”之类的话，例如：新年好！恭贺新禧！祝你生日快乐！恭喜恭喜！我给你拜年了！节哀！

## III. 语言表达

思维决定语言，语言的表达与思维方式、思维特征、思维风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 1. 部分与整体

中国语与韩国语在表达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中，有共性与个性的区别。

8) 中村元，『中国人의 思维方法』，东西文化院，1971，p41

9) 朱立才，『语言文化与翻译课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8，第3期

10) 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出版社，1990，p111

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是语言生成的机制，语言是人们思维和认识的组织者，思维影响决定语言，语言凝化思维<sup>11)</sup>。杨文圣（2007）认为<sup>12)</sup>中国人喜爱整体思维，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群体性或者叫整体性。换言之，中国人的思维是从整体到个体的模式。中国人习惯在群体中定位个体，在整体中确定部分（杨仪，1999）。这如在感知时间、地理位置、表达组织、介绍人物等方面，中国人时空思维与韩国人一样由巨而微，时间顺序由大到小，东方人的这种整体思维，是自然与人处于一个统一的整体结构中，由大到小，是整合型思维，这点与西方的表达方式相反。例如：

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乡团结村  
2008年2月12日  
서울특별시 구로구 향동1 5번지 그린빌라.  
2007년12월30일.

但是，中国语和韩国语在表达身体部分感觉的时候，表现却有所不同。韩国常常用更细微的或者用部分来代替整体的倾向比较突出，尤其是韩国语在常见的是用部分的表现，更重视具体性而相对地整体性强调有些弱化。例如：

- (1) 엄마 배고파      - \*엄마 고퍼  
(2) 편두통이 심하다    - 두통이 심하다  
(3) 발가락이 아파요.    - 발이 아파요

汉语在表达身体部分的感觉时，但更多的采用整体的表现方式。其中不存在部分与整体的互相排斥的现象。例如：

妈妈我饿    - 妈妈我肚子饿  
我 头疼    - 我偏头疼  
我脚疼    - 我脚指头疼

在汉语的表达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交叉性的，即部分与整体可以互换。

这种韩中表达上的差异来自重视整体性的共同的思维框架下，所形成的思维的差异。韩国的思维更重视具体性而相对的整体性强调有些弱化，而中国的思维即重视整体性，也重视部分性。

11) 徐华琴，『浅议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第3期

12) 杨文圣，『从中国传统思维看西方认知治疗—关于本土心理治疗的系列思维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心擎网，咨询世

## 2. “自我”与“他我”

“自我”是指

“他我”是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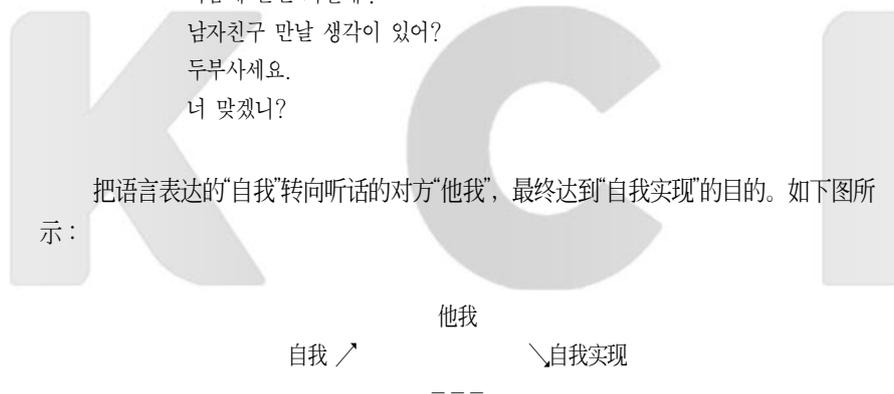
### 2.1 韩国语的“自我”与“他我”

韩国语呈现出一种始于从‘自我’出发经过‘他我’最终到自我实现思维特征，

凸现的是‘他我’。韩国语说话时往往把视点放在听者一边，考虑听话人的感受，表达委婉。例如：

마음에 들면 가질래?  
남자친구 만날 생각이 있어?  
두부사세요.  
너 맞겠니?

把语言表达的“自我”转向听话的对方“他我”，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如下图所示：



### 2.2 汉语的“自我”与“他我”

汉民族是一个积极主动地对待客观世界，自我意识、主题意识极强的民族。古人云

“万物皆备于我”，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了语言上。主要表现在汉语的祈使句中经常用“给我…”的句式。比如、等，带有一种威力的命令。例如：

给我上！  
给我吃！  
你给我滚蛋！  
我打你！

汉语表现出始于“自我”直接到“自我实现”，无须“他我”过程的思维特征。可如下图  
示：

自我 ——> 自我实现

#### IV. 结论

本文就语言表达与思维的层次上初步探讨了韩中思维的共性与个性所带来的表达上的不同点。韩中思维的共性为：自然主义的思维，形象性，而差异为：韩国的思维更重视具体性而相对的整体性强调有些弱化，而中国的思维即重视整体性，也不弱化部分；韩国的思维具有间接、迂回的特征，它基于韩国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这促使韩国人在实现自我方面最先考虑的是从客体的需要而非主体出发，而中国的思维具有直接明了的特征，它基于中国人所具有的实用主义和便利主义思维倾向，这促使中国人在实现自我方面常常显现出偏重从主体的需要而不是从客体本身去反映客体。这种思维的共性与差异表现在语言上则显现出如下特征：韩国语表达，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部分平行的，即部分能代替整体，而与之相反，整体代替不了部分，而汉语表达，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交叉性的，即部分与整体可以互换；韩国语呈现出一种始于“自我”经过“他我”最终到“自我实现”的思维特征，凸现的是“他我”；而汉语表现出始于“自我”直接到“自我实现”的思维特征，凸现的是“自我”。

在此，需加说明的是上面所归纳的表达特征只以片段的语言材料为基础进行对比所得出的，旨在抛砖引玉。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留于表层，以偏概全。恳望执教于方家，并希望更多的后续研究。

#### 参考书目

- 张河一, 『韓國의 中国語 教育 略史』, 外大學報, 1959.  
朴昌海, 『韓國인의 사고구조』, 문학사상사, 1973, 12期.

- 李恒宁, 『韩国人的思维方式: 우리民族性格의 大陆性 风土类型과 半島性』, 사상계사, 1962, p90~96.
- 中村元, 『中国人의 思维方法』, 东西文化院, 1971.
- 闵斗基, 『(风俗)의 文化: 韩国人과 中国人』, 世代社, 1973.
- 朴昌海, 『한국인의 사고구조』, 문학사상사, 1973, 12期.
- 朱立才, 『语言文化与翻译课教学』, 世界汉语教学, 1998, 第3期.
- 邢福义主编, 『文化语言学』, 湖北出版社, 1990, p111.
- 于新海, 『论取象思维方式』, 周易研究, 2001, 第1期.
- 徐华琴, 『浅议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3, 第3期.
- 杨文圣, 『从中国传统思维看西方认知治疗—关于本土心理治疗的系列思维之一』, 2007, 第四期.

<Abstract>

Discuss on the thinking way and language express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pecific & integration” and “alto ego & ego”

Lee Jong-keum

The thinking ways of Korean pay attention to the “specific”, and “integration” is comparatively ign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thinking way are indirect and circuitousness. In the way of expression, “whole” is in parallel with “part”, which means that the “whole” can be replaced by the “part”, but the opposite is infeasible. In the view of Chinese, Chinese regards the “whole” and the “part” as a coin’s two sides. Not only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whole”, but also not weaken the importance “part”. The “whole” and the “part” mutually affect each other, that mean the “part” can replace the “whole”, and can be replaced by the

"whole". The Korean's thinking way starts from "ego", with "alto ego" step, reaches to the "self realization". During the realization process, the "alto ego" is emphasized. The Chinese starts from "ego" and reaches to the "self realization" directly, and emphasize the "ego".

Key words indirect, circuitousness, alto ego, ego

투 고 일 : 2007년 11월 10일 / 게재확정일 : 2008년 2월 15일

K C I